

T 9299/114.2

5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六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二

說虎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嗥震山谷須
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
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唬然作
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
惧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

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
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也凡食男子必自勢
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
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
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過人首而
齧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
礙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金鼓虎反尋聲而無
益也惟畏火器及織人以織張向之不敢犯虎所
至伏鬼爲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
地蓋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

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
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畏鳥糞又不便跳躍
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
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有黑
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士人有能
識此類者見則擒蠻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只以一
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
日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
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
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

必交

虎生三子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鶻生三子則一為鶻賢子為豹不肖子為鶻

虎畏鼠蟲

偶宿民家犬為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存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入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苾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

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苑菁藪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所蠹損又可証也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踪誤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為人逼弭耳矚目而坐忽一跳身半空咆哮市人皆顛沛仆倒長吏遣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刀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

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
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

虎畏樂聲

紹興初岳少保制閩於荆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
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爲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
樂聲若蕭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
中王宣爲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荆鄂間
從馬直以百數日猶啣山衆樂競奏候吏報一篲
策部爲虎於衆中馬上啣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篲
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俾策馬赴之

解鞍良久篲策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
言初爲虎所搏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則啖食
度已飽故未見傷害但與二雛弄作戲忽憶得腰
間有所執器急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
挾其子踉蹌遽走不反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兇不
免虎口也

朱子論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爲有
此理又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爲人
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

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看畢虎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珉特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誠有之邪

傳黃中

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出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鼻

中遂噴嚏聲大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跨下遂為

人所得

出朝野僉載

种僮

种僮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抵罪其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為神君

出獨異志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老翁林舍窓戶籬壁皆為觸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

自係定數我一家人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即開門見虎肋間帶一箭手爲之拔取虎騰身咆哮爲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彘以報自此絕跡

虎頭能致雨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縋于龍湫潭中能致雨須以長縵繫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試之有驗愚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以此術白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類相感理或然耳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聞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胷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觔也可爲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繯雖劣者可御

長沙亭長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間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搜神記

李微化虎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於虢略少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號名士天寶十載春登楊汶榜進士第後調補江南尉微性踈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爵鬱不樂謝秩歸閉門不與人通者歲餘後迫衣食

乃具裝東遊吳楚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一月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遠遁明年陳郡李儉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行未一里有

一虎匿身草中作人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

儉聆音似李微儉昔與同登進士契分極深遂問

曰李君何爲至是也虎曰向見君有二吏驅而前

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倭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憲臺清峻分紉百揆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倭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今日獲君念舊之言何爲不我見而自匿于草莽中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

一人脂然其肥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行負神祇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欲見耳因呼吟咨嗟繼之以泣倭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丹值君必當昧其平生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初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旣至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逝去吾妻孥尚在號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爲賫書訪妻子又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

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其途之恨何可言哉倭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倭自南回遂專命傳書及賙賻之禮寄於微子月餘微子自號畧來京詣倭門求先人之柩倭不得已具疏其事後倭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饑凍焉倭後官至兵部侍郎

出宣室志

白虎王君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

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追羨其棠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犹云白虎王

水經注

虎化僧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晚宿一庵見一老僧古貌龐眉揖見甚喜僧乃倩馬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方畢既脫班衣而衣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沾指視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相

碩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持房門終夜默禱南嶽
之神忽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
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
次早啓戶見外只一古井甚深乃佯設計謂井中
有一怪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
上回入庵中見佛案上有白金四錠二人相與分
携急趨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于道旁而居
于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且止于棚
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或僧或
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罵曰早

上二賊害我禪師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盡
發弩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之曰彼衆何人也獵
人曰此佞鬼也昔爲虎食既已爲鬼遂爲虎之役
使其前導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
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見一
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衆佞鬼奔走
却回俯伏虎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
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佞鬼無知生爲虎食
殞身喪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爲前導幸虎之
斃又從而號哭盡哀豈非大惑衆鬼大悟相與捨

去夷堅
續志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

民喜食民出述
異記

虎化人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因化為人遥呼暠為西涼君暠因彎弧待之又遥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於地虎人乃前謂暠曰燉煌之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

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乃移

都酒泉建國稱號西涼王劉勰燉煌實錄

仙岳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岳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獨寢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期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啣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白竭忠申府請弓矢

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錄
洎冠帔人之髮骨甚多斯謂每年得仙道士也
自後仙岳觀中漸無道士今並廢爲陵使所居

異記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
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
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
季其年越客東裝南邁以畢嘉禮鎬知其將至深
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

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
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背負德
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于張夜色已昏舉家
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
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
郡二三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
數輩登岼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過水次板
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
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
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共闕喝之仍大擊板

屋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竟入山
間僕從窺看云是人也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
登舟因促使解纜然燭熱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
容貌衣服固非村間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
看撫之雖髻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
漸灌以湯飲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
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
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
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以此詢德
客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听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

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
期自是黔峽徃徃建立虎媒祠今尚有存者

出集
異記

虎媒

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
豕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瘠羊於外以塞口及
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再去陳趨視則一年少
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
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冢爲虎所搏自分
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易衣飲以湯粥俾之
縫紉殊有條理主媢諷之曰汝既無歸肯爲吾子

種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援救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母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與玄恠錄裴越客事相類

丁崑

貞元十四年境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徵至則大脩擒虎具兵伏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酹十縑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爲陷阱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

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罥掛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崑得索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謂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

除理宜及此碩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庶幾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崑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穰羣輩之暴况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崑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狹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

械虎

襄梁間多驚獸州有採捕將校設檻窞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賓寮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窞之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幃幙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鎖四角系組施于窞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驚獸將欲出窞即迤邐合其桁板虎頭纒出則蹙而釘

之四面以索趨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雖千夫之力曷以制之勢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

人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群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藁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頭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銛牙莫不驚異競問故云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頤望其母

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其崖側略不損傷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於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獸蓋欲生致此人教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

出玉堂閒話

俵亡

人為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俵亡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為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

在昏夜叫擲以爲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郭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俵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嗚呼市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其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愴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俵亡與

程雲南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雲南甚寵狎嘗在禁中 上命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雲南知之乃遽召雲南起虎突出正與遇雲南驚跪呼久始定虎乃去牙爪不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益用爲戲弄如此

義虎傳

弘治初年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髫髯交好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富子曰固知也某山家豐於賄乏

主計史覓之久矣若才正應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妾感謝富子助其舟費并載艷者以去抵山又謂吾固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容爲計也妾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屢胼胝破碎血出被蹀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鎌斫之妾隕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曰若夫君嚙於虎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又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

荅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走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尔勿哭當導之返見舟而人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乃夫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憾也婦曰吾謂若死若固不死吾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

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于御君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酋耳

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朝野僉載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生角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驥四曰輪蹄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騶駼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如此

馬名

絕地足不踏土翻羽行越飛禽奔霄夜行萬里越影逐日而行踰輝毛色並耀

超光

一形影騰霧

乘雲而超

挾翼

身有肉翅並周穆王者渠黃

鷄斯

驪驪

驛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

驥

腰裏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

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兔

躡景

犇雷

飛翮

銅雀

神鳧

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

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

並漢武者

的盧

先王赤兔

開羽者飛兔

亦古良馬

驚帆

曹真者

皎雪

凝露

凝露

懸光

決波

飛霞

騰霜

白

發電

赤

流星

翔麟

紫

奔虹

青騅

颯露

紫

時勒

驃

乘平金劉

拳毛

馱

乘平黑關

白蹄馬

乘平世充皆唐太宗者

如意

驪

唐德宗者

獅子

驄

郭子儀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

輦

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

將軍

劉吾者

飛越

峯

又名撞倒山

洪武間者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死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

尤比選之得二十許疋價不可言

射香

駿

錦耳

驄

絡十二

越日

驄

陷水

駿

長命

騮

孩兒

驄

龍驤

掠地

雲

錦地

龍

雪面

娘

月影

玉

尾

駿

八百

哥

偏界

玉

撒沙騮 天花駱 旋風白 翠地驕 六尺金

肉胡牀

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床景延廣馬也

人稱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

敏 梁蕭映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

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曜 北齊馮

翊 王閏 崔昂 元文選 後周景杜 隋張

乾威 唐李嵩 已上皆稱千里駒

趙固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

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杜廟以

竹打樹果得一物似糞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

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似糞之物

其良馬之活魂與

九馬贊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

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

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

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

西域貢馬云龍顧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
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龍戶馬人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鯁魚退之
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
見於書傳更當詳攷之且質於博古者一統志又按
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
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
露王運神力分身為鬻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
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按中印度在西

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
境邪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
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向赴上日衙集邪故退之
得而記之也荀子蚕賦曰此其身女子而頭馬首
者歟周禮禁原蚕為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蚕塗付
馬齒馬輒不能斃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
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
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氈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夏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王荊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雜俎

一卷北使迎南使王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馬齒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齟十七上四齒齟十八年上

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駒行前後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厩吏言上旬生駒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脇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所不謬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至於魚龍異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雁辨尊卑于螽蟴蠢動犹然而况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者則為亂臣賊子曾獸之不如

浴馬

浴馬港踈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漑沔頓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

載還建業

山洽
聞記

龍馬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

出治聞記

漢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
 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驪六名
 綠騮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總號九逸
 有來宜能御馬代王號為王良馬

出西京雜記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獅子驄上
 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
 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

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
 不敢動乃韝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
 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
 文士及訪得其馬厄於朝邑市麴家挽磴驥尾焦
 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
 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鐘乳仍
 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

出朝野僉載

九花虬

唐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
 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
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
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
上徃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
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礙夜而
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
者出杜陽編

碧雲驥

碧雲驥者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
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

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
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
乎

紫燕

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
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厩內不得出值牝馬
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
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
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漂粟手續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剪為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凡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

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榆叱撥曰紫騮叱撥

大宛馬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

薩以此

陳璋馬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
 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
 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
 至璋扶疾而出昇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
 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
 忍即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
 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
 張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

夕乃飲飽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馬
 亦悲鳴而死出稽神錄

馬疋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後人號馬為
 一疋豈以此耶

馬歲稱齒

事始曰唐貞觀中有牝馬三千匹於隴西置群牧使
 開元初張萬歲緝其政恩信大行既沒衆避張氏
 諱因以馬歲為齒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
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漢書霍光傳云 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云漢厩有
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志東夷傳云出果下馬裴
松之注云按果下馬高三尺見博物志魏都賦予
按顏氏家訓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
蓋東夷濊國所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
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士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
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
而杖之故舒王散愁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騮又任
昉述異記云曰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
出果下馬並高三尺又開元遺事云長安俠少每
至春時結朋連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纓絡並轡
於花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馬癖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
不至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
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

躡而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馬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種其來久矣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分左右部因目為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

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每千秋鄴舞於勤政楼下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驎舞華陽杜詩云開鷄初賜錦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綉榻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

樂天雜錄謂舞馬者乃人舞于床上非也

舞馬受笞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

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厩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而終不敢言

御霞馬

太宗馬鹿一號銜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雙勒間圉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太原上下峭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鳴骨立真宗遣從皇輦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以敝幃埋於桃花犬之旁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夔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叱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時指揮曹用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某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刀斫其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

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值櫬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芻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櫬馬驟嚙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股仆之地翌日同知嘔血而死

劉承鄴馬

浙西人劉承鄴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

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益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具食即行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於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此必有冤訴遣數董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蒲地血點

腥觸人四尸在穴支體尚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
朝盡成擒並坐死

頻伽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
馬渡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

吳郡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

曰過吾北林兒這矣此駿材也

馬癖記

四足仙人

魯人東野賓王適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糴米拾薪

俱未來而馬已卸鞍解絡飽於芳秀矣賓王美之
綠駢汝爲四足仙人我是兩脚餓鬼

金鞍使者

王景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疋各有位號曰金鞍使
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綠耳梯

江南后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游宮中
後圃妃侍覩花爛開意欲折之條高不可取小黃
門取摘以梯折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鞚
至花底觀採芳菲頰嬖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飛越峯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
凡十四而其一毛色正白蓋得之羅施鬼國養龍
坑牝馬與龍交而生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八尺足
之高比首而殺其二有肉隱起項下約高五寸廣
三寸餘貫於腹至尾閭而止精彩光晃振鬣一鳴
萬馬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上謂天
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
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
之跨囊上使遊於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冬至癸

邠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垓 上乘之而
出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情悅豫賜名飛越峰
復 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三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
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
顏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崇見之堂則
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
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

項共工氏語

黃毛菩薩

陽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為欺心事出言鯁直諱名撞倒墻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挂牛頭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生今要殺它欺天悖理吾豈敢為

三足牛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橫黑白相間用以

製弓極健勁其近弮黑者謂之箭醮近稍者黑謂之後醮近稍弮黑而弓面俱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馬人鮮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人有持犀帶來售者無它文但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大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

日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割取其肉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為蠶食樹葉而吐絲為人衣

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山金樓子

桓沖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垂淚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眾皆異之都督復曰汝若要活須遍拜眾人牛涕淚如雨遂拜值沖醉不得啟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出者官故事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眾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為務臨洮以西至于壘岩嶓岷之境數郡良田

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徼其間多產竹牛野一名其色

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千萬斤者其角二壯

夫可勝其一每飲齧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

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先毒其矢向便射之

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踪而逐之矢毒既

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金新鮮者甚美縷如紅

線乾寧中小小出獵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

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

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險

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

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取之不盡出王堂

鼻聰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聰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口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焦贛易林曰牛龍耳噴蓋龍亦龍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荆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一月一日買黃犍牛并

其犢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剛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犍牛方擬屠剝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犍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宛稱曰格耳時李甘家號柑子為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為水花羊陸先家號牛象為

種史彙編
卷之三十三
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筭牛蓋石虎時號虎
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鳥獸有知

劉世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
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爲人買
送灣塘爲僧磨麥老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見人
屠牛其犢銜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併其子母而
贖之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中有人騎白牛蹊人田

田父呼詰之乃曰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
山上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
祖封禪

禽息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
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
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
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
也公乃問百里奚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
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

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好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為令乎驢鳴本無可悅而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子 鷓鴣林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之渾脫草木子

牛虎鬪

廣德楊氏巨族也家有山苑三百畝古木森蔚百鳥巢焉日得卵斛許周繚石垣畜豕羊雞鴨其中有虎夜躍入苑欲攫取其畜中墮于垣垣厚四足憑虛不能下一日夜忿死楊氏取而烹之又其家一小童牧牛於山童睡其牛徹環衛之以齒草虎三四至牛必人立與鬪不能傷一日童睡偶絆牛鼻於樹忘解其維虎至牛力不能展童為虎銜去牛

急斷其鼻追之而童已死乃奮身與虎鬪終以鼻痛不能勝遂盡力觸虎支於石壁上半日許牛虎俱斃亦義牛也

沈生說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高皇帝文集中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

弄爪牙牛側二角而奔擊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解因是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聽其自終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白沙龍

馮翊產羊骨嫩第乙言飲食者惟馮翊白沙龍為首天后號為珍郎好食冷修羊以賜張昌宗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妝點芳草

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白羊散于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

窮幽記

杜邠公食羊

中朝故事邠公杜琮福壽少倫匹殮一日之費皆至萬錢西京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何自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耳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受也

饗羊

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饗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盖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記必其所見

一角羊

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冶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起坐視之

論衡

猪脬度淮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盖預備之者也遠游者不可不知

彘血解術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罷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之後有妖人登太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
始悟太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術云

兔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邪上言榮傳逐兔之犬終朝
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楊泉物理論彼其才
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兔乎顧逐兔
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菊道人

亳舍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兔至馴伏
不去隨僧坐起聽經惟食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

人

兔鬼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于野遙
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
有收鷹上鞬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
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
具蓋兔之鬼也出稽神錄

梟扶

后羿獵于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塗失
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

梟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于逢蒙
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梟扶自此始也至
今土人不敢獵取

雲窻私志

昆吾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鍊吳武庫兵刃俱盡而識封如
故檢得二兔殺之膽腎皆鍊因鑄爲劍雄者曰干
將雌者曰莫邪

黃奴

耒陽廖習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願指習之嘗作
歌云吾之家事惟有黃奴知

楊生義犬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
隨後生飲醉卧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
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卽
卧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兔
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
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
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
已死卽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
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旣而出之繫之

科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十一
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出記

章華犬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同章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鳴且走虎又捨王華來趨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擒突出跳上虎頭昨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

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

醉狀一夕而斃矣

出原
化記

陸機犬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駟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

科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十一
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復
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
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之為黃耳塚述出

異記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
史銜至于劇憲家畜良犬四常收迴廣園輒飼以
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
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
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乃

命篋牝犬歸以敗茵蓆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
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
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又更律瑄齊
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輒及懸窆之夕犬獨
來足踏土城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出述
異記

犬怪不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
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
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

堅亦無所怪犬尋又于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悸叔
堅曰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
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灾而叔堅終
享大位出風俗通

犬非怪

少時袁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素多
凶怪昏瞠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
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
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窻隙中窺之是夕月晦見
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

以鍤搗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
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
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
王氏求其子歸飫於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
嘔出所餐以哺母至莫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
人爲賦孝犬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
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

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并日食狗每長飢骨柴
立乳狗食竟掉尾婦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婦嘔
暮復續獸類之中類考叔紛紛養志竟缺如慙愧
四足之韓盧言語雖未工足以垂訓薄俗

社鼠國狗

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曰社鼠出竊於外入托於
社灌之恐壞墻薰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
君以効利入則托君以安身此社鼠之患也公曰
豈其然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署表甚長然至酒
酸而不售問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沽者狗
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上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
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
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惡也

犬歌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
花今年猶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
家人並死

犬告急

吳生素養一黑犬出則隨行嘗大醉夜行墮池水中
狗咬其裾不得起乃奔歸家向家人嗚嗚哀鳴且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以身面旋作請行之狀其子未悟隣叟曰此犬汝
父所愛今彷徨乃爾得非汝父有難犬來相告乎
可急隨之其子秉燭同往見父已死於池大慟犬
亦長嗥躍入池中而死其子并葬其犬于父墓旁

犬姓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
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採蘭
雜志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
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卧戶下僂僂

然或從求它處已復歸常作聲烏烏若有所尋索
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
久之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張殿直犬

渭州蒿店有巡檢解宇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戍馬慶
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於外其家悉
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克實口其妻分
隸一番酋俾主汲煬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
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隨妻
出入屢啣其衣吻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

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住此不能生不若逝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矣俟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鬱之處令妻踰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俟俟者時捕雉兔啣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存乃好合如故自此朝夕所食必分三器以一與犬斯事番人具知之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申思漢之心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西歸可謂獸面而人心者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

安行

爲滁州守全椒縣結正一

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

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僱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

猫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

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虛

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

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

嗥吠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洎縣市愈追逐哀

鳴市人多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然數低首如怖伏狀卽與俱還庵僧已歿時已微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犬嚙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沈氏義犬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蓄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鷹背狗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風俗鸚鵡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畋獵之際鸚鵡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盖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義犬塚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
草中時太守鄭瑁出獵縱火熟草信純卧當順風
犬入水湿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信純覺而痛哭
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

餘丈搜神記

姦婦狗報

會稽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
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

謀欲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
戶倚張弓拈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食
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
拍髀大喚曰烏龍狗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
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秦邦犬

永樂初淮安秦邦家業饒裕止生一子尚在襁褓然
好貨殖四方時年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師卜之
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經數年相
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開舟犬忽呼號躑躅

躍入舟內啣邦衣裾若有阻行之意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醉卧于蓬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王甲被齧右手幾殞王乙持刃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擄舟貲埋邦屍于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於外夜伏水次守邦屍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忽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望異之曰此處必有冤令吏卒從犬足跡地處掘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望曰此

必故主被人謀害但不知兇身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與衆親會飲犬徑入先啣王甲衣裾次齧王乙足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史案前考掠未服希望狐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貿易於此被二賊劫財殺主某亦被刺于水幸而不死此屍卽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望問成案牘奏聞處斬尋追贓給主遐邇神之其僕扶昇主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跼伏柩側時或悲號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墳營葬

甫畢犬忽顛狂觸樹而死許氏義之令埋犬塚傍
遠近嘆異許氏一貞自守竭力教子遂成名儒家
業益厚許氏享年七十八而終亦受 旌表

犬報商寃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
挾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
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卽以帛縊商死埋寺
後坑中以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盡取其所有
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鳴嗥不已使
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

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
呻吟之聲乃商人復醒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
聞于朝盡捕其僧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
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楔狗

左氏傳曰國狗之瘕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瘕狂也吉
世反宋書云張常爲獠犬所傷食蝦蟆而愈獠居
例反亦云征例切狂犬也或有謂杏仁亦可以治
犬傷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獬豸甚重恪不渝規矩呼曰尾君子

峻青宅

李道殷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攝伏鬼神畜一黑獺兒呼爲臂童道殷於庵側古松上以茅草岐稍營一巢爲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楊于度弄猴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猴于闐闐中乞丐于人常飼養胡猴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叅軍行李則呼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

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猴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怕懼人皆笑之

侯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

一日

內廐胡猴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蹠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猴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猴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猴來手下胡猴一皆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猴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

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猻
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猻乃猻寔不會人
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猻心然後可教內臣深
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猻鸚鵡
大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
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
間話

獼猴

獼猴見僧卽必圍繞狀如供養戎瀘夷獠亦嗚此物
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
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逡巡衆去唯留一箇伴假僧

偶坐僧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擊
之然衆竟不之覺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
盛措于野逕乃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
于側邊其猴啗糟醉後拈棒相擊脚手損折由此
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鑿斯猻之賈害乎山北夢
瑣言

四叟

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
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旣醉俱化爲猿升
木而去樹萱
錄

猴多智

猴詩謂之孫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
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
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俱亟走救火於是群
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出汀州志

王伯温猴種

宋末郵人王氏貧家也以販馬爲業畜一猴於廐下
其妻夏日醉卧猴適在側因登其腹而合焉妻初
以爲人也不之拒及醒乃大恚夫婦托言猴有奸
意乃殺埋於屋後自是有娠生二子厥狀肖焉及
長皆精敏好學累薦而不獲登一夕二子同夢白

衣老父謂曰女父葬處甚佳恨稍下能移上丈許
立至富貴二子不解曰吾父故在也是何言以告
其母母知其旨夜半潛移其穴是舉二子登科俱
至通顯卽應麟應鳳也寧波人至今傳之豐進士
坊云曾見伯温遺像酷類猴馬生說

猴成毬

朱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游歷將至五峰馬
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如動疑爲地震馭者曰滿
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呼
群衆跳踉而至扳緣頭目胸項手足袞成毛毬雖

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詠今州城罕有唯江華
寧遠兩縣最多孫少槐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
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
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
妻無力爲此旣熟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
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
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爲群相挽引殊不畏
人其精鬼又能爲人害如此

猴奕

西番有二仙人奕於山中古樹下一老猴於樹頭日
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祕國人聞而往觀
仙者遁去猴卽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
爲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又求四方高
手有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能時靖方以事
係獄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置桃實于前而奕
猴心牽于桃遂連敗詔殺其猴

胡獼子母

瀛洲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獼爲

猗猗集 卷之三十一
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所搏母
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去捕之莫
見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身潛屋隙間候鴟下
攫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緩
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
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爲縷馬廐吏驚報廷渥覩
之歎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尤甚於人
其樂府之言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
如禽獸悲夫

白猿竊婦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徽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
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
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
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
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
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
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
可尋遂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
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險以索之旣逾月忽

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嘗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

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醕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徃徃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

秘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三
鍊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
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
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
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
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
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
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
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感縮求脫不得
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鍊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

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
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
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着帽加白衿被表
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
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
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
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飄然而逝半晝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黝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鳥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善書知名于世

猿化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蓑衣小舟輪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畧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爲漁隱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子青史皆以爲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

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自足餘則易酒獨
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
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
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
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
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
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
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
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爲一老猿携其小猿奔
走不知所之

出蕭湘錄

老猿戀主

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
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
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糜絜稍解逢人必
齧之頗亦爲患仁裕叱之則拜伏而不動餘人縱
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
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
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趨于樹稍之間遂入漢高廟
破鳥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鳥遂
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

和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繫
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已在厨内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逸
入主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汗而
後登屋擲瓦拆塼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
屋脊而毀折塼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
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
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猴乃使召
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猴躍上衙屋趕之
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罪主帥

亦不甚詬怒衆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
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
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
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
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山且使繫在
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繫矣後罷職入
蜀行次嶓嶭廟前漢江之壩有群猿自峭巖中連
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于道畔古木
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
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

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畝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非復稻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

出王氏見聞

狙獼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一日狙群聚于祠旁有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月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獼朝廟

猿母中箭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白猿精

婁海王中丞官山東時嘗問吉凶于白猿精臨且別猿語王云汝曹母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餘年尚未得脫猿身在夫有以醒之野猿卽一字而離形無以導之狂獼卽多劫而滯殼故迷則種種生滅悟則種種不生不滅

孫供奉

有畜秦吉了者夷酋買之吉了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宋溫晏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皤皤長樂老閔代如傳舍

緋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綵殷鮮真爲奇獸夫猿但猥猥之類其色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類盡其色猿能伏鼠多群行啼者蓋其音淒入肝脾韻合宮徵

方知當一部鼓吹豈偶鼃聲者哉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如人披錦綉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爲暖座者是也生深山中群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謂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插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大聲則捨群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于繁柯穠葉之內藏焉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携其子至者甚多其雄有中箭

者則拔其矢與之覺有藥氣則折而擲之頰眉愁
沮攀枝蹲於樹巔及藥作抽掣手足俱散臨墮却
攬其枝如是者數十度前後嘔噦呻吟之聲與人
無別每口中涎出則悶絕墮在半樹接得一細枝
懸身移昔力所不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
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
解擿其子擿去復來抱其母身不離乃母子俱斃
若使仁人觀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矣昔鄧芝
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
將死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

之爲心乎之一百五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四

啣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口啣花
朶其烏者惟白尾而已主呼為啣蟬奴崑崙婁已

白雪姑

予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宅失去猫
兒色白小名白雪姑

卷之二十一
二七六十二
猫王

景泰時西番貢一猫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諸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猫之王也

猫不過江

北人云猫不過江過金山即不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入水厭者涉水而渡則不忌此理不可曉恐即鸚鵡不渡濟橋不度淮之類乎

斑狸化形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畧三史探蹟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

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
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
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
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
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
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
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
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
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
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

使人既至華表歎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
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
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
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出集異記

風狸

風狸狀如黃狸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
空中其溺如乳汁治大風疾奇效

狼

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
之今洛中有狼村

述異記

蕭願為貓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
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貓生生世世
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傳貓為天子妃者蓋本此
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常不為之稱
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常有詩
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魚小策勲奇扼喉莫訝
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搏好貓

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

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
者不可勝數

記事珠

貓異

貓目睛且暮圓及午豎歛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
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閭中逆循其毛即若
火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貓有
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異貓一名蒙貴
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
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出西陽雜俎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脛中筋大如鴨卵有
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
虫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
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一則不能動故
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出西陽雜俎

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
嗜鮠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鮠魚
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

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
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出續齊書請記

養獺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
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尾即出取得
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既多然後自喫喫飽即
鳴柳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
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

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
傳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爭來買但得殺死者
功力甚劣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爲醫貨業稍給買
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
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
每施鞍輒縮粟悲嘶爲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
思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
欲急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笥居後驢

忽蹶墜涇于地未暇起爲所蹠齧食其股且盡氣
未絕驢悵悵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
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尚負痛能
言昇之到舍而死

王粲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
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
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下惟
短襟

驢犬免難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雇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者曰此必聞狼腥也亟引入道旁空室中有頃群
狼至凡百餘頭稍遲齧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
身顧公源之父爲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驢之任
大霧中妻子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
祝之曰豈吾妻子有厄也犬有靈率吾以去犬長
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妻子乃墮一古坑中命
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享
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衛子

世云衛靈公好乘驢車故世目驢爲衛子或曰晉衛

玠好乘驢故稱衛子或曰驢出衛地故謂驢爲衛

狐升座

知泗州李文相晨起太早脫冠服寘公座退食於衙
及出見一衣冠者在座以爲使客相訪也趨下視
之乃一老狐叱之裂冠毀裳而去是歲得疾不起
又席文襄公爲禮部尚書上任日一狐據公座人
叱之不退公至乃隱不久目眚而薨然則狐升座
信非佳徵也

狐假子路

東昌宣聖殿設空牀木像正德中費公子路忽人語

云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敬事我我
能爲剖析嫌疑否者災于其邑好勇之名女等聞
之乎廟人傳說人爭祭奠令祭者暫出閉門久之
入視肴核都無餘者遂談其家隱事一郡爭赴士
夫過者皆往問他日有御史經其地以爲子路賢
者縱有靈不應貪饗至是此必妖也多設燒酒於
觴勸之曰公勇士豈可少飲爲樊噲小豎子冷齒
大喜恣飲俄而無聲令隸遍尋得一老狐竊於承
塵上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即撲殺
之了無靈響

林青說

狐精

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爲男子或化爲婦人
或談說理道或行汚媚徃徃見于野史小說文中
子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如孫恪娶
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峽山寺見野猿
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
煙霧深擲筆復化爲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
道之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

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
拊心啼哭令家人大小畢出其禍僅可救也藻如
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出神
搜記

周府狐精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三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
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
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既聽
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響
嘯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狐

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
某叅政之妻患血崩衆醫莫能繕叅政不得已使
問之狐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
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
果然又服二丸疾已全愈叅政乃來稱謝以察之
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
矣叅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吾蘇李元璧容于汴病
喉勺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活之以黃金一兩爲
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丸服之卽瘥其神效
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召富

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狐呂

狐之相媚也必先呂以口猿之相蠱也必先啼

物之情也玄池子說林

梟狐喻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為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為禮部尚書敬翔謂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温之篡國何異朱温敬翔舍已鴟梟而謂人鴟

梟蓋以循為唐臣賣國求利故二人云狐有雌雄

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真狐為然彼鄧通韓嫣

董賢諸人非雌狐乎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

輩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

可為炙狐亦有二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為

梟狐者何如哉出韻言

馴狐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偕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

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

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

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迎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書

物怪中惟狐最盛世傳劉誠意得狐書未知是否以
余聞秦叔豹所言温州狐事則尤奇云温有一士
微時嘗讀書山中夜半起而獨飲忽有美婦自開
窓冉冉而下容色殊麗士意當爲狐無疑與之對
飲狐竟醉士則倒一空麓投狐入而固緘之已而
狐醒不得出遂叫曰秀才出我我異日必有以報
者士度狐已困又其言頗有會輒問曰何以出汝
狐曰不須開麓第去汝所緘封者我出矣士果如

其請狐即潛出變而爲老人形談鋒百起士不敢
望也自是士試于府縣學使者其題目名次無不
前知獨科場狐不能入有諸天神守之然士所中
年分名第亦無不前知者士所任地方及遷轉日
日又無不一一前知凡十數年間事狐皆旦夕預
爲之商畧居然著蔡也乃人不聞不見士自聞自
見耳士以是名曰高居久之進御史中丞狐一日
庭跽而謁之士作而曰乃公亦行此禮乎狐辭曰
公今威重吾不敢逼吾分與公絕矣此狐影響竟
滅豈物聚散固有緣耶緣會而來緣謝而去卽有

伎倆余恐其無所施矣

西域鼠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
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
齧人衣裳釋道安昔在西方親見如此

出異苑

火鼠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
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
毛織以為布作服若有垢澆以火燒之則淨

出神異記

礮鼠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礮鼠在氷下土中其形如
鼠食草木肉重十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
尺可以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其尾所在鼠即聚焉今江南食草木為灾皆此類

出神異記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
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

出錄異記

鼯鼠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十餘斤出

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飾為帶頗能遊芻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

出錄異記

義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群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出錄異記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三四寸腸時亦朽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皆去

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出錄異記

白鼠

白鼠身如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出錄異記

鼠兆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為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鞞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

何關人事

出談

鼠報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世不好殺故未嘗畜狸以庇鼠也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

出宣室志

鼠異

許昌郟尚書士美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于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鞞足未及入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入座士美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因擲鞞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虺墜于鞞中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恒為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出闕史

鼠狼救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虵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恰容虵

頭伺蛇出穴裏入所坊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啣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出北夢瑣言

鼠產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兔產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

陳二公公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

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醜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早起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盃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人人呼醜面盆為幼卿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毗狸

澠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疋裂密賜十毗狸蓋亦竹猶獾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

齊東野語

石鼠

石鼠專食山荳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

鼯鼠五枝

本草謂螻蛄為鼯鼠即荀子鼯鼠五枝而窮者謂之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枝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

于螿曰天螿也不聞有鼯鼯之說疏曰一名碩鼠
于鼯鼠注雖引蔡邕螿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
鼠頭是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
呼爲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
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螿
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
乳乍獸乍禽又藉孕婦人爲大任鼯鼠贊曰五能
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
食我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螿明矣前輩詩用鼯
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鼯

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飢鼯嘯呻夜杜甫詩抨弓
落鼯鼯飢鼯訴落藤蘇詩磨鼯號古戍飢鼯嗅空
案俱不及于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
不以爲螿前輩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
益之不然則螿蛄之五技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
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乳人音決非螿蛄明
矣

錢處和鼠

錢處和叅政好飼鼠爲侍從居臨安母日食畢輒以
大盆貯餘饌擊盆三下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

去以爲常泊遷政府鼠得復至以相距差近不恠也巳而帥越帥閩繼挂冠歸里鼠至如初迨後錢亡鼠乃不見

鼯鼠蟻虎

鼯鼠爲郊牛孽書于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百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惟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絕小騰躍左右踞牛背齧嚼駘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于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牛竟死兩肉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

幹尔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惟極痒蟻虎者有人自淮來得種比白蟻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蟻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餘鄰陽人屋宇多用松困于蟻暴患無術可治惜此虎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爲人祥崇則殊

錢氏鼠狼

錢仲本爲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黠而馴每于人于內取食戲擾于旁如素所畜者嘗爲猫所偏款加搏噬奮前迎攫之猫辟易而退自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嚴

利與... 搗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為鼠所齧破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鼠多掃跡殆絕隣居朱評事家僕育數鷄警視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至死他日專伺之乃鼠狼也乘間執殺之剥其皮釘于壁錢氏失此鷄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鼠啣孝經

宋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植之祖也自幼好學名聞江南初應舉將試有大鼠啣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注疏也鎬異之取以熟讀及入場果試題出其

中遂登第仕至龍圖閣學士

續編孫公談圃

鼠異

元乙未年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渡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夕大風雷南京聚寶各門外死鼠如山積各倉鼠遂少異哉

麋

商汝山中多麋絕愛其膾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

投高岩舉爪裂破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隱詩曰投岩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卧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旣中毒即噬斷尾以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喜緣木獼猴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爲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鷄自斷其尾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也

猩猩銘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叩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之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鬻餐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歟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謂

猩猩贊

猩猩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

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養真出國史補

封溪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

事封溪令以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

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

語人不知也出朝野僉載

渾沌

崑崙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其尾四尺似熊有兩目而

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短食

經遇人有善行而往抵觸之有凶惡者而往依憑

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

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耳俗云耳聾一名無心空屈無

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跽伏之所必在石

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

道路

橐駝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駝有靈性能知水脈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

豺

似狗而長尾遇狗則拜獸特畏之

野狼

肇慶府志云山出野狼眼在背上能食諸獸

獬廌窮奇

獬廌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誕俗

西方大荒有獸焉其狀如兔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俗一名欺一名戲俗語曰其肉美

狒狒

狒狒贊曰狒狒怪明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

終亦號咷反為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
蛮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
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
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為髭血可染
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
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
猩置屐馴

狻猊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
行善走逐人名曰狻猊一名為馬化或曰獲伺道

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
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多不免此物能別男
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
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
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
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收養
之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
楊率皆是狻猊馬化之子孫也

出搜神記

豺狗壓油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必祭山

神求一豺狗相送餽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而溺虎即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溺而圍之百獸歛避其地海旁有屈民處無荳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自呼其名曰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石壓出油拋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人又壓之出油爲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

宗彛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甌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艸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彛類獼猴巢于

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周以繪于衮者取其孝也子弟尚寶文淵謫思南聞其土人言如此

獼猿

獼猿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即出食人

方輝

弦超入秦山遇一物如猓頭若婦人髮髻簪珥悉具

歸語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之者壽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又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俱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資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

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出廣異記

天祿

昌意至河濱見一獸如牛身有文甲鼻生采角五光灼煥流及三文問于北辰老叟叟曰是謂天祿見之者生子必叶水德而王

出記事珠

果然

種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八 三五
偽唐徐鉉吳錄曰九真晉浦縣有獸名果然獾狄類也色青赤有文屈樹上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獾犬面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為褥麗好溫暖唐李肇國史補曰南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聚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獸狀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師親

少昊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歸告皇娥娥曰咎予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百福胥

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

出池子說林

花蹄牛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純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帝使輦洞石以起望仙宮迹在上皆如花影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窳窳封豨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窳音窳窳音窳封豨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土窳

種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馬見愁

西城有獸如犬含水嚙馬目則馬暝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為馬鞭一楊即走謂之不須鞭采蘭雜志

藥獸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長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

曰黃帝聞藥獸而知鑿出雲窓私志

貌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

懶婦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人以梳軸織絰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和史彙編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